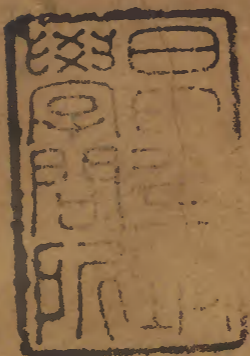


晉史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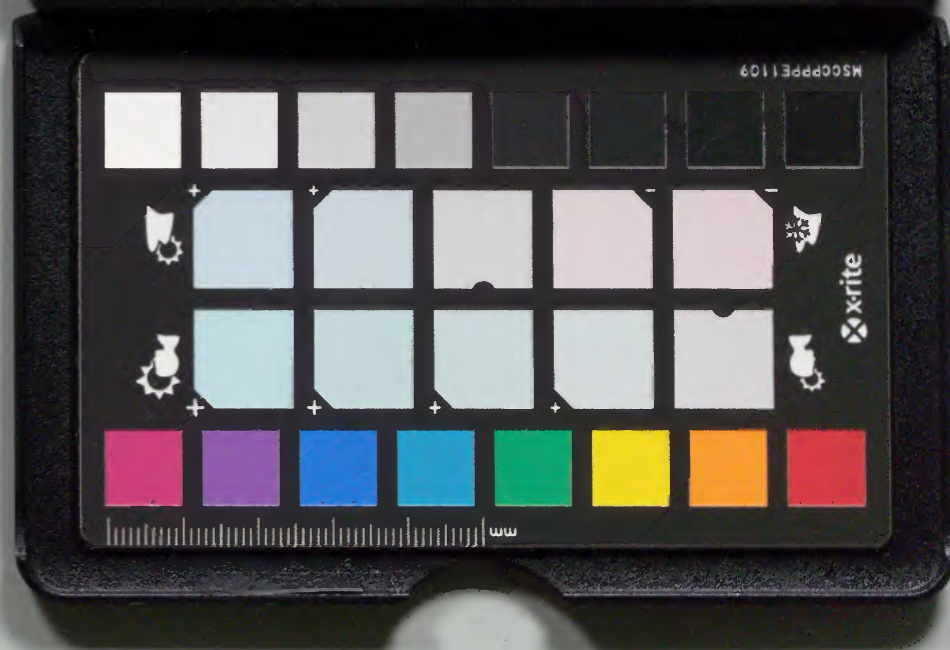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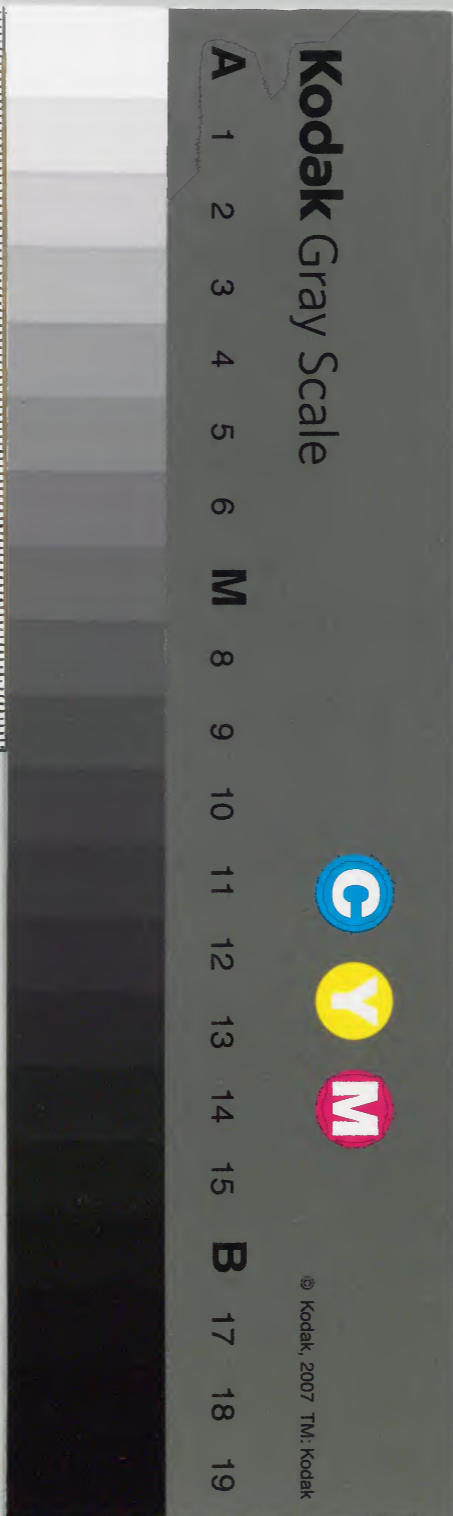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〇	二〇
類	六	五
號	九	〇
函	六	〇
架	二	〇

漢書	九〇	二〇
類	六	〇
號	九	〇
函	六	〇
架	二	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016
冊數	20	(20)
函號	290	97

第十冊下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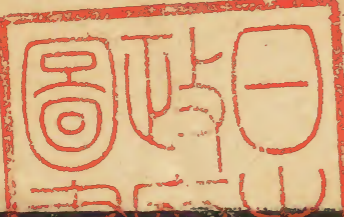


晉畧彙傳五

良吏

漢書文庫

古者制祿以代耕六計尚廉蓋所以整飭方隅東修圭璧非徒不
 苟取而已也吏職莫先恤民其次奉法法所以恤民而民非徒法
 之所能恤意主于恤民然後能行法外之意苟意主于奉法其于
 民也固有時而不遑恤矣是故扶羸起瘠寬鄙敦薄吏之上也其
 次易田疇薄稅斂因利除弊其次慎聽斷卹菑患其次潔簠簋循
 法令與民相安于無事至如敝車羸馬惡衣菲食矯偽干譽君子
 恥之世變稍亟仕多為貧于是尚廉之說獨斤斤焉為益止于无
 害其位等諸刻木然且比戶歌詠尸而祝之困碩鼠而思樂郊遭
 水火而覬休息其亦可悲也夫晉承魏氏奢汰之後武帝初政節
 為恭儉欲以移風易俗顧乃事與趣乖本末衡沒劉友考竟山儔



晉書卷五十五
勿問是以君叢書囊麻紉之儉而臣競椒塗蠟炊之侈當斯時也
雖復傳詢孟桓時拜穀帛之賜奚足以風動天下哉元康而後寇
禍繇興建武以還偏安响沫寬游鱗于沸鼎求風林之靜葉厥維
艱哉彌可寶貴坳益舊史畧著于篇

胡威字伯武一名貌淮南壽春人也父質魏荊州刺史以忠清著
稱威歷官安豐太守遷徐州刺史勤于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武

帝語及平生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父清恐人

知臣清恐人不知臣不及父遠矣本傳云威自京都之荊州省父賜一匹絹威曰大人清高不審于何得此父曰是吾奉祿之餘乃受之按威疑父立名于教有關故削之

遷右將軍豫州監軍刺史入為尚書加奉車都尉

嘗諫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

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法明化耳拜前將軍青州

監軍刺史封平春侯太康元年卒于位謚曰烈

杜軫字超宗蜀郡成都人蜀時仕郡為功曹蜀平察孝廉除建寧

令秩滿歸羣蠻厚賚之軫一無所受去如初至除池陽令治為雍

州最百姓得罪者無怨言生為立祠累遷尚書郎終犍為太守子

秀字彥穎為羅尚益州主簿李氏據州欲用為司馬不屈歿

竇允字雅始平人出自寒門由郡主簿察孝廉除浩亶長勤政課

田蠶調役均一百姓賴之遷謁者泰始中詔曰當官者能絜身修

己然後在公之節乃全身善有章雖賤必賞此興化立教之務也

謁者竇允前為浩亶長以勤修清白見稱西州是輩當擢用使立

行者有所勸主者復詳參訪有以旌表之拜臨水令擢鉅鹿太守

並有政績

王宏字正宗高平人魏侍中粲之從孫也泰始初守汲郡視民事

如家事耕桑樹藝屋宇阡陌皆躬自教示開荒五千餘頃而孰田

常課不減年饑郡界獨無匱乏司隸石鑒上其能詔賜穀千斛布告天下咸使聞知遷衛尉河南尹大司農爲政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淡阮中餓不予食又擅縱五歲刑以下二十一人爲有司所劾帝念宏政績以贖論太康中代劉毅爲司隸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度人不得衣紫絳及綺繡錦績時帝常遣左右微行觀察風俗宏緣此復遣吏料檢至褻發婦人袒服于路復坐免官後起爲尚書太康五年卒贈太常

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察孝廉除郎中補尚書都令史啓尚書令衛瓘宐復封建稍遷鄱陽太守移告屬縣曰學所以定情理性而積眾善者也情定于內而行成于外善積于心而名顯于教故中人之性隨教而移漢氏失御天下分崩庠序之訓廢而莫修今四海一統宐廣開學業以贊時雍乃具條制修庠序招學徒至者

七百餘人溥作誥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稔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大神也故學之染人甚于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弟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爲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又曰剡而舍之朽木不知剡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爛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嘆之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

翰流離備述世務揆噴究奇使揚班鞞筆伸舒結舌亦惟才所居
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絜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
無由濟諸生若絕人閒之務專心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
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耶祭酒求
更起屋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處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而習禮
于大樹之下況今學庭高顯乎溥爲政嚴而不猛風化大行有白
鳥集郡庭注春秋經傳譔江表傳及文章詩賦數十篇子勃過江
上江表傳于元帝詔藏祕府

傅祇字子莊魏太常嘏之子也武帝爲晉王太子起家太子舍人
絜遷滎陽太守郡當河濟之會魏黃初中河溢塞濟汎濫爲患鄧
艾興渠漑始作石門至是復壞祇乃改門爲堰制其宣節之空河
盛則泄平則止名曰沈萊堰兗豫二州無復水患百姓爲立碑頌

焉遷廷尉常侍左軍將軍惠帝初楊駿輔政議晉進封爵祇與駿
書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駿不聽駿敗僕射荀愷與裴
楷不平奏楷是駿親收付廷尉又將誅駿官屬祇力爭竝見原除
河南尹未拜遷司隸論討駿功當封郡公八千戶固讓減半乃封
靈川縣公千八百戶餘戶二千二百封子暘兄子雋亭侯坐公事
免起爲衛尉風疾遜位就拜常侍加光祿大夫趙王倫擅政逼爲
中書監倫篡加右光祿大夫惠帝返正自以經受僞職請退不許
懷帝末至司徒京師危逼荀晞請遷都倉垣祇奉使詣河陰修理
舟楫洛陽旣陷荀藩等推爲盟主建行臺傳檄四方備司徒大都
督遣長子宣赴告方伯少子暘行河陰令自屯孟津小城以待義
兵疾亟手筆敕厲二子詞旨深切覽者莫不慷慨卒年六十九
論曰石門有二在廣武東西皆引河水以注汴渠而以門爲之節

度者也然則賈讓穿渠灌溉之法不獨可行于東郡而河不兩行之說非所論于穿渠矣河不能不隄隄不能不重近者爲縷隄遠者爲遙隄遙隄距縷隄以三十里爲率河流歸槽縷隄外灘出輒仿石門之法往往穿引水張則泄之俾至遙隄而止俟其激清然後開遙隄而用以溉施之水行地上之處豈不害日去而利日興哉沈萊堰在西石門自祇築堰但泄盛張不復通舟楫江左北伐通運皆由東石門其後或通或塞塞則更從濟北盧縣之碣磔城入河云

曹攄字顏遠魏常侍肇之孫也臨淄有寡婦養姑甚謹姑憐其少勸改適婦戀姑不去姑聞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婦不勝考自誣服獄當沒而攄爲令到卽雪其冤歲夕行獄獄有歿囚攄惻然謂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新歲人情所重得無欲暫見家人邪囚皆泣曰若得暫歸雖歿不恨攄卽出之克日俱還一縣歎伏號曰聖君入爲尚書郎轉洛陽令天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攄使收門士眾怪之攄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此必門士竊以燎火耳詰之果服齊王冏輔政以爲記室督冏嘗從容問攄或勸吾還國于卿何如攄曰大王之功盛矣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非惟人事抑亦天理若舉賢進善務得其才然後脂車秣馬高揖歸藩則上下同慶不亦美乎冏不能用卒及于難惠帝末爲襄城太守郡屢經寇難攄綏懷有方永嘉二年高密王畧鎮襄陽以爲征南司馬流人王適反畧使督參軍崔曠討之曠性姦凶譎攄前戰已繼之攄戰合而曠不救遂以戰歿故吏百姓奔喪會葬如赴父母焉

論曰道失民散其陷大辟非盡無良也攄之縱囚殆有以得其情

矣爲法所拘不能脫罪聊且卹之分外以自致其哀矜是以就死如歸應期畢至此豈智術之所馭姑息之所感哉

陸雲字士龍吳大司馬抗之子也少與兄機齊名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吳平揚州刺史周浚召爲從事辟公府掾遷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號爲難治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其後敕曰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與語便縛以來旣而果然問之伏與妻通共殺夫聞妻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一縣稱神明郡害其能乃去官百姓追思圖畫雲形像配食縣社尋拜吳王晏郎中令諫晏營第宅及信任部將覆察諸官出納爲時所僂遷中書侍郎成都王穎表爲清河內史治如浚儀轉大將軍右司馬穎晚節政衰嬖奄孟玖欲用其父爲邯鄲令雲固執不許玖深恨

之穎討張昌上雲爲使持節大都督前鋒軍事會與長沙王乂構兵因回軍向闕兄機被戮笄收雲穎僚佐蔡克等竝叩頭固爭而孟玖怨雲竟殺之笄其弟耽年四十二無子門生故吏迎喪葬清河修墓立碑四時祠祭

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歆之曾孫也父澹河南尹軼少有才氣汎愛博納當世僂之由博士遷常侍永嘉中拜振威將軍江州刺史天下大亂方鎮多阻兵相攻軼威惠竝著而崇尚典禮軍諮祭酒杜夷學行精博軼特置儒林祭酒以夷爲之州人向化洛陽孤危軼貢獻不失臣節自以受命中朝不能祇承元帝教令郡縣多諫軼曰吾欲見詔書耳洛陽陷司空荀藩移檄遠近推元帝爲盟主元帝承制改易長吏軼又不從命見攻而歿

丁紹字叔倫譙國人官廣平太守政平訟理河北騷擾廣平獨安

音義傳五
公師藩園鄴南陽王模窘急紹救之獲免遷徐州刺史士庶戀慕攀埒如歸未上轉荊州南度河從車千乘至許昌模時爲都督在許畱紹啓轉冀州破汲桑走石勒捕誅胡羯境內漸安加寧北將軍假節監軍慨然有董正四海之志幽州王浚青州苟晞竝有威名紹視之蔑如也永嘉三年暴疾卒臨終嘆曰此乃天亾冀州豈吾命哉贈車騎將軍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也祖融吳左將軍父譚吳黃門侍郎譚稭歲而孤母年十八守節撫之及長好學不倦爲周浚揚州從事舉秀才對策爲諸州第一除郎中歷遷尚書郎出爲郊令惠帝西入關司徒王戎來奔兵亂之後饑饉薦臻譚傾心撫卹戎咨聞天下亦出穀三百斛以助振施譚所感也再遷廬江內史加綏遠將軍舉周訪爲孝廉破石冰黨帥封都亭侯陳敏之亂移書責顧榮爲榮

所怨數毀短之以故宦不達終于祕書監

喬智明字元達鮮卑前部人少喪親哀毀過禮長以德行著僂成都王穎辟爲輔國將軍領林慮其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爲神君部民張兌報父讐繫獄母老無兄弟有妻無子智明閱之停其獄弛兌刑令兌妻入獄就兌歲餘產一男會赦免兌之弛刑也或勸兌逃兌曰有君如此而忍負乎惠帝北征智明勸穎釋甲奉迎穎怒不用永嘉之亂仕于劉淵

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也七歲喪父尋喪母及祖母居喪九年以孝僂舉灼然二品歷吏部郎河東太守永嘉末沒于石勒勒過泗水攸乃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亾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

本傳此下有其子朝棄而

暮及明日攸繫之于樹而去云按上言步走擔兒則兒未能行且果能行及父母何為繫之史言誣矣

不聽密奔荀組于許昌矩深恨焉久乃還其家屬至江東拜太子

中庶子吳內史闕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本傳云攸載米之郡奉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按攸奔山而來家屬僅存必

無攜蓄中庶子祿非優厚安得有米載之吳郡蓋緣吳郡殷阜向為利藪攸勵清節傳者從而為之詞史臣不察因仍甄錄敘棄子則加以縛樹表清操則飾以載米胡威疑父而辭絹溫嶠報國而絕裾徒快一時唇吻之談其于揆情蔽事實為疏謬誣前賢矣郡中大饑攸不待報開倉救之被劾詔原後

以疾去送錢數百萬一皆不受百姓數千人畱牽攸船船不得進

攸乃小停夜中密發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

拖不畱謝令推不去百姓詣臺乞畱一歲不聽拜侍中歷吏部尚

書護軍將軍會稽內史轉太常遷尚書右僕射咸和元年卒贈光

祿大夫攸妻遂不育納妾有寵訊其家世復是攸甥攸感恨遂不

復畜妾卒以無嗣弟子綏服攸喪三年時人義而哀之為之語曰

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

陸納字祖言司空玩之子也桓溫鎮姑孰州郡皆修特敬納自吏

部郎拜吳興太守將之郡舜溫因問溫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

多少溫曰年大來三升醉耳白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納曰素不

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閒請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

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竝在溫坐及

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棹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三升納二升今

有一斗以備杯杓餘瀝溫及賓客竝歎其率素至郡不受奉祿頃

之徵拜尚書外白裝船幾納曰私奴適以船裝糧食來足以自還

無所復須也臨發唯齋被襪餘竝封以還官遷太常徙吏部謝安

嘗欲詣納納許之而無供辨兄子倓密為治具安至納設茶果倓

遂陳盛饌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叔父乃復蔑我素業邪杖

之四十拜僕射遷令會稽王道子年少專政委任羣小納望闕嘆

晉書卷五
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邪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未拜而卒卽以爲贈

論曰史偁鄧攸善與人交而頗敬媚權貴王敦之時幾致汚染若納之于溫豈有逢怒之理邪患誠不至耳工拙非所計也至如杜預餉遺貴要彼其功名泰盛抑有由然與夫逢時者異矣

王蘊字叔仁濛之子也起家佐著作郎索遷吏部郎性和平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數輩蘊連狀白執政曰某人有一地某人有一才聽執政用之故不得者亦無怨焉補吳興太守甚有佳政郡饑輒開倉振貸主簿執諫請先列上待報蘊曰必爾矣過半矣專輒之愆太守任之行仁義而敗無所恨也所全活十七八朝廷以違科免蘊官民詣闕訟之乃得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百姓歌之女爲孝武皇后遷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本州大中正封建昌縣侯

人隱之不能禦將妻子出奔爲循所執朝廷方平桓元之難未遑南討便以廣州授循循因表隱之黨元請加法詔不許執政劉裕與循書令遣隱之乃得還家唯茅屋六間不容妻子裕賜車牛更爲起宅固辭拜度支尚書轉太常義熙八年致仕授金紫光祿大夫子延之爲鄱陽太守延之弟及子竝爲郡縣皆以孝弟廉慎爲門法

論曰隱之最以清節著偁祿散親族妻子不與非乖則僞耳其在廣州未聞有所設施賊至城陷民受荼毒方將妻子規還朝廷清甚必刻刻則無人子身孤立臨難束手固其宜也乃猶得以處脂不潤亟名史冊豈非世變使然乎

張譚字元慶姑臧人仕沮渠蒙遜爲和寧令政以德化爲本不務威刑民有過者講孝經及忠臣孝子傳以訓導之百姓愛之如父

晉書卷五十五
母號曰慈君

蘊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典固辭不受改授左將軍徐州都督刺
史假節復固讓謝安謂蘊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
朝廷恩遇宐依褚公故事然後受命頃之徵拜僕射將軍如故遷
丹楊尹加常侍苦求出外拜鎮軍將軍會稽內史都督浙東五郡
性嗜酒末年尤甚在郡畧少醒日然猶以和簡爲百姓所悅太元
九年年五十五卒贈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論曰晉世開倉振饑列上不待報者或下詔褒揚敕以爲法或被
劾詔原或以免官蓋其時政令無常如此孟子謂孔距心論其常
且一國道近汲黯奉使專行值其變且外郡道遠後世因時取法
可也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鄆城人魏侍中質之後也年十餘丁父憂每
號泣哀感行路事母孝謹家貧母喪無人鳴鼓哭臨時恆有雙鶴

警叫祥練之夕羣鴈俱集時人以爲孝感所致嘗食鹹菹味旨便
掇棄之居與韓伯鄰伯母股浩妹也聞隱哭輒投箸助哀因謂伯
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矣伯爲吏部遂舉隱之案遷晉陵
太守妻自負薪入爲中書侍郎案遷左衛將軍祿賜裁畱身糧餘
班親族妻子不得霑寸祿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
資數世然多瘴疫唯貧窶不自立者求補長吏前後刺史多黷貨
隆安中朝廷欲革其弊乃拜隱之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假節領平
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貪泉云飲者輒貪隱之賦
詩曰古人云此水一畝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遂酌而
去至州清操彌厲常食乾魚進魚者去其骨覺其用意罰而黜焉
元興初進號前將軍賜錢五十萬穀千斛盧循南寇隱之遣長子
曠之拒戰敗歿拒守百餘日循踰城放火燒三千餘家歿者萬餘

晉畧彙傳六

文學

聖人之道博大而容眾其言無不賅自刪定六經而游夏之倫已
各傳其所受況後世乎更秦大亂老師宿儒僅有存者益無以闕
至論之全漢儒謹守師說謂之家法未爲失也魏王弼何晏王肅
之徒始奮私智挾異端糅舊說剝新義家法壞矣晉代因之或尚
攻擊或事調停至如杜預短喪王肅廢祀雖在當時已不爲眾情
之所允服然則是非之公固不可以筆舌爭也秦始初置博士十
九人侍中常侍黃門通洽古今行爲世表者領之元康以後兵亂
相尋寢以衰歇元帝中興雅重文學建立黌序置博士九人荀崧
表請增四詔許增三未行而王敦難作後更招集學徒殷浩北伐
罷充軍國之用孝武重復興立亦未詳明雖曰國步艱難豈非老

莊浮屠傾動當世秉鈞軸者無確乎不拔之志哉績學之士通塞有時而服習無改雖醇駁不同要其立志亦可謂豪傑之興不待文王者也

范蔚吳郡吳人祖平吳臨海太守太康中徵不起年六十九卒詔謚文貞先生平子泉亦以儒學顯泉子蔚爵關內侯家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恆百餘人蔚皆供其衣食蔚子文才亦知名文立巴郡臨江人師事譙周專毛詩三禮泰始中爲太子中庶子表請敘用諸葛蔣費子孫從之拜常侍蜀故尚書程瓊與立交至淡弗薦也帝聞瓊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素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故不上聞爾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陳邵字節良東國襄賁人泰始中官給事中撰周禮評

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陵人漢廣川惠王之後武帝時五辟公府

三徵博士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者數十年受業者數千人兆以春秋一經三家讐敵乃合而通之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又爲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又撰周易訓注以正動二體互通其文凡所纂述百餘萬言

論曰三傳之不能相通雖童孺皆知之而兆欲爲調人可謂不度矣爲學之蔽厥有二端信守而不能擇精思而不免於鑿皆不足以致用史俾有人騎驢至兆門字兆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在青州無敢俾其字者門人咸怒及見兆說疑客爲解之客發難兆不能對以斯論學與捫籥者何以異哉

王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漢京兆尹尊十世孫也父蔚家世儒史仕魏爲夏陽侯相接少孤哀毀過禮郡辟之母老不就母終居墓

次積年永寧初舉秀才友人潘滔遺書勸弗應以待公府之辟接
報書曰世道交喪遂至剝亂而智識之士箝口翰筆禍敗日深如
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榮斯行欲極陳所見冀有覺悟耳值惠帝
復阡天下秀才皆不試接以爲恨除中郎補征虜司馬蕩陰之敗
請旌嵇紹以號令天下從之轉臨汾公相遷尚書殿中郎未至而
卒年三十九接于學無所不通尤精禮傳嘗謂左氏贍富自是一
家書不主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于文爲儉通經爲長何休訓釋
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闕志通公羊往往還爲公羊疾病乃更
注焉又譔列女後傳七十二人禠文十餘萬言喪亂盡失長子愆
期過江仕至陶侃司馬緣父本意更注公羊及列女後傳
崔游字子相上黨人甄明儒術自少至老口不言財利魏時由相
府舍人出爲氏池長以病免武帝時卽家拜郎中年七十餘猶敦

學不倦譔喪服圖行于世劉淵少時與朱紀范隆竝從學及淵僞
帝徵爲御史大夫固辭不就年九十三卒于家隆字元嵩少孤疏
族廣收養之教以書爲立祠堂隆奉廣如父注春秋三傳譔三禮
吉凶宗紀州郡辟命皆不就與朱紀竝仕漢爲名臣

董景道字文博引農人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其于
三禮遵鄭氏著禮通論駁諸儒申鄭指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于
商山衣木葉食果實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蟲猛獸環其旁劉淵及
聰欲徵之皆礙不得達劉曜時出居渭汭曜徵爲太子少傳散騎
常侍竝不屈以壽終

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孫也十二通詩書弱冠公府辟本州
舉異行直言皆不就避地南度元帝引爲安東參軍專掌記室書
令殷積以稱職見僞中興初與庾亮俱補中書郎明帝在東宮領

太子中庶子于時庶事草扞衍經學深博又練識舊儀朝廷典制多取正焉王敦專權衍勸太子博延朝彥以廣聖聰敦聞而惡之出爲廣陵太守時人爲衍寒心衍不形于色石勒游騎至山陽敕其黨曰孔衍儒雅之士不得妄入郡境太興三年卒于官衍雖不以文才著稱而博覽過于賀循凡所撰述百餘萬言
杜夷字行齊廬江潯人百家之書無不綜覽精究算歷圖緯惠懷之世徵辟不就隱居教授華軼爲江州請爲儒林祭酒後至建鄴元帝爲丞相下教爲特立儒林祭酒官帝欲就見之固辭帝與書曰吾與足下雖情在忘言然虛心歷載正以足下羸疾故欲相省寧論常儀也後除國子祭酒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明帝卽位自表請退下詔固畱太寧元年年六十七卒贈大鴻臚謚曰貞子著幽求子二十篇兄崧著玉子春秋以刺元康風俗

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屢徵不起永和初朝廷典禮詔就訪焉嘗著安天論以難渾蓋又釋毛詩畧注孝經作志林三十篇
范宣字宣子陳畱人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奉之變色人問痛耶畱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博綜羣書尤善三禮家貧躬耕養親親物負土成墳廬于墓側太尉郗鑒命爲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竝不就家于豫章太守殷羨欲爲立宅庾爰之餉給之宣竝辭不受閑居屢空聞風宗仰者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及太元中范甯守豫章興立鄉校教授恆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竝好經學二范之化也年五十四卒所著易禮論難皆傳于世

荀崧字景猷漢太尉或之玄孫也父頽羽林右監安陵鄉侯崧志操清純雅好文學泰始中襲父爵補濮陽王文學與王敦顧榮陸

晉書卷之六
機友善惠懷之世宗遷侍中中護軍王彌入洛與百官奔密于路
喪母賊追至同旅散走崧被髮守喪號泣賊棄尸奪車而去崧被
四創氣絕至夜方蘇葬母密山服闋族父藩承制以爲後將軍假
節江北監軍南中郎將襄陽太守山陵發掘遣主簿石覽修焉進
爵舞陽縣公進號平南將軍遷江北都督鎮宛既而改封曲陵授
覽襄城太守杜曾圍宛崧力弱食乏小女灌年十三率勇士數十
人夜踰城突圍求救于覽賊追之灌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乃免
既發覽師又爲崧書與周訪訪救亦至賊始散走崧襲穰獲曾兄
保斬之元帝徵拜僕射與刁協共定禮儀轉太常時方修學校簡
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鄭
氏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
九人其鄭易儀禮及公羊穀梁皆省不置崧上疏曰昔世祖應運

崇儒興學侍中常侍黃門通洽古今行爲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
則應對殿堂奉訓顧問二則參訓國子以引儒術三則祠儀二曹
及太常之職得以質疑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頒政鄉飲大射
西閣東序則有河圖祕書禁籍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
有石經古文先儒訓典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
眾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
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自頃中夏殄瘁講誦過密斯文之
道將墜于地陛下龍飛江揚二州先漸聲教學士遺文于今爲盛
然方疇昔猶千之一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十九人
今止九人準古計今猶未及半空爲鄭易鄭儀禮公羊穀梁各置
一人三傳雖曰春秋而發端異趣義則爭戰之場詞亦劔戟之鋒
于理不可得其博士空各置人以博其學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

博士餘如奏會王敦作難不行帝崩羣臣議謚號敦使謂曰豺狼當路梓宮未返祖宗之號宜別思詳崧既定議而後與敦書曰先帝應天受命以隆中興豈可隨世遷毀敢率丹直詢之朝野上號中宗卜日有期不及重請專輒之咎所不敢辭初敦待崧甚厚欲以爲司空于此銜之而止敦平更封平樂伯遷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領祕書監給親兵百二十人年雖衰老而孜孜典籍世以此稱之蘇峻之亂與王導陸曄共登御牀擁衛成帝帝在石頭崧亦侍從不離帝側帝幸溫嶠舟崧老病篤猶強力步從咸和三年年六十七卒謚曰敬

李充字宏度江夏人少孤父墓柏被斫手刃盜由是知名爲王導參軍好刑名嘗著學箴以抑虛浮之士爲大著作郎刪典籍煩複以類相從分立四部遂爲祕閣永制

司馬氏始勅紀傳表書之體班氏因之以述一代事蹟華嶠司馬彪謝沈述東漢陳壽述三國干寶王隱謝沈徐廣述本朝而孫盛習鑿齒又蒙春秋之名各有著錄至如荀綽虞預鄧粲之倫或散見他篇者未易悉數也蓋晉人平蜀以諸葛不置史官爲大闕故于此尤斤斤云

華嶠字叔峻祖歆魏太尉父表太常嶠博學有令問仕魏至車騎從事中郎泰始初賜爵關內侯索官散騎常侍典中書著作領國子博士遷侍中太康末帝耽樂致疾屬小瘳侍臣表賀嶠因此微諷請帝齋養精神以幸天下優詔畲之惠帝時與誅楊駿功封樂鄉侯遷尚書轉祕書監加散騎常侍班同中書寺爲內臺中書散騎著作及治禮音律天文術數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統之初嶠以漢紀煩歲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爲臺郎典官制徧觀祕籍遂

就其緒起光武終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爲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號漢後書奏之詔朝臣會議中書監荀勗令和嶠太常張華侍中王濟咸以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詔藏祕府汝南王亮衛瓘爲東宮傅列上通講所著禠文筆數十萬言所修官制太子還宮安邊雩祭明堂辟雍浚河渠循禹蹟置都水官親蠶置長秋事多施行元康三年卒贈少府謚曰簡十典未成祕書監何劭奏嶠中子徹爲佐著作郎使踵成之未竟而徹卒監繆徵又奏嶠少子暘爲佐著作郎十典乃成笄草魏晉紀傳永嘉之亂嶠書散失存者尚五十餘卷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長子也出後宣帝弟敏彪少篤學然好色薄行爲睦所責故不得爲嗣雖名出後實廢之也彪由此不交世事專精學業故得博覽羣籍終其綴集之務初拜騎都尉泰始

中遷祕書郎轉丞後拜散騎常侍惠帝末年六十餘卒彪常以爲先王立史官書時事載善惡明勸沮最教世之要也漢氏中興訖于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襍譙周雖頗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亾闕者多于是討論眾書綴其所聞起于世祖終于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名曰漢後書初譙周以史記書周秦以上或采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繆彪復條周之不當者百二十二事據汲冢紀年之義以正之又作九州春秋注莊子亦行于世

陳壽字承祚蜀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譙周仕蜀爲觀閣令史宦人黃皓專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不爲屈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遂被貶議及蜀平張華爓其才舉孝廉除佐著作郎補陽

平令誤諸葛亮集奏之復入爲著作郎領本郡中正誤三國志六十五篇時人俾其善序事有良史才夏侯湛方著魏書見之自罷張華將舉爲中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諷吏部遷長廣太守舜母老不就杜預復薦之授治書侍御史母憂去職母遺言葬洛陽壽從之又被貶議元康中起爲太子中庶子未拜而卒尚書郎范頽奏請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從之壽又誤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舊傳及餘文章行于世初譙周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卒如周言

干寶字令升新蔡人少勤學博覽書記兼好陰陽術數元帝鎮建康以才器召爲著作郎王導請置史官敕領國史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歷王導司徒右長史終散騎常侍晉初議立晉書限斷荀勗欲起魏正始王瓚欲起魏嘉平賈謐欲起晉泰始詔從

謐議遭亂中廢至寶乃成書寶用荀勗議起魏正始自宣帝至于愍帝八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寶之論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值魏初基之初籌畫軍國驅馳三世性淡阻而寬綽能容納行任數而知人善采拔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內夷曹爽外襲王凌百姓與能大象始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肅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至于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納羊祜之策杖王杜之洩役不二時江湘來同牛馬被野餘糧委畝雖太平未協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矣武皇旣崩山陵未乾而楊駿被誅母后廢黜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朝爲伊周夕成桀蹶國政迭遙于亂人禁兵外散于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艸之固張昌石冰傾之于荆揚劉淵王彌

晉書卷六
撓之于青冀戎羯併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
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于治其弊猶亂作法于亂誰能救
之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
之士驅走之人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
眾非吳蜀之敵也脫未爲兵裂裳爲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
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王
侯連頸以受戮后嬪妃主虜辱于戎卒豈不哀哉天下大器也羣
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若積水于防燬火于原未嘗暫靜
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重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
然也是以扞其大患禦其大灾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而不謂浚
己以生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
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尊慈愛以固之故眾知向方皆樂其

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有見危以授命不求生以害義又
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作亂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
亂膠結則不遷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辟王賴道德
典刑以維持之也昔周之興也世積忠厚仁及艸木內隆九族外
尊事黃耆以成其福祿而其妃后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滌濯之
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成婦道是以漢濱之女守絜白之志中
林之士有純一之德始于憂勤終于逸樂以三聖之知伐獨夫之
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
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工女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
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
安之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今
晉之興也功烈于百王事捷于三代宣景遭多難之時誅庶孽以

便事不及修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
不獲息庸于毫高貴冲人不得復子明辟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
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勑基立本異于先代者也加以朝寡
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辟恥尚失所學者以老莊爲宗
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爲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
節信進士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
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
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
懈者益共嗤點以爲灰塵矣由是毀譽亂于善惡之實情慝奔于
貨欲之途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甄鈞當軸之士身兼
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
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

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婦女裝櫛織紵皆取成于婢
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
故皆不恥媵佚之過不拘妬忌之惡逆干舅姑殺戮妾媵父兄不
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于古修貞順于今以輔
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于此大壞如水斯積而洩其隄防如火斯
蓄而詳其薪爇也國之將亾本必先顛其斯之謂乎故觀阮籍之
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辟考
平吳之才而知將帥之不讓師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豐覽傳
元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睹寵賂之
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主治之幸有必見之于祭祀季札
必得之于聲樂范燮必爲之請歿賈誼必爲之痛哭又況我惠帝
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乘亂得位羈于強臣愍帝奔亾之後徒

廁虛名天下之政既去非命世之雄才固不能以取之矣又爲春秋左氏義外傳注周易周官凡數十篇誤搜神記二十卷及雜文筆皆行于世

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也世寒素父銓歷陽令好學耽著述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兄瑚三王時有戰功索遷游擊將軍惠帝幸鄴上官己縱暴京師瑚與司隸滿奮河南尹周馥謀誅之反爲所害隱受父遺業屏居自守不交勢援建興中南度與丞相軍諮祭酒祖納相知納好博奕隱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隱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君少長王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于世況國史明乎得失之

迹何必博奕而後忘憂哉納喟然嘆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

乃上疏薦隱草勅務殷疏寢不報太興初與郭璞同召爲著作郎

令誤晉史與平王敦功封平陵鄉侯時著作郎虞預私誤晉書而

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于隱笄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

廣因更嫉隱預豪族結權貴爲朋黨隱竟以謗免

預字叔寧喜之弟也好學有文章任會稽主簿上記于太守庾琛爲送迎限制及減省督郵並見從太興中除佐著作郎大旱詔求直言預上書請徵隱逸及拔將帥之才遷祕書丞著作郎成和初夏早求言預又陳請減省刑獄及禁朝臣燕會宰殺泰侈初與平王含賜爵西鄉侯及蘇峻之亂爲王舒參軍進封平康縣侯終散騎常侍好經史疾立虛其論阮籍禪祖比之伊川破髮著會稽典錄二十篇諸虞傳十篇又荀勗孫綽沒胡爲石勒參軍誤晉後書十五篇長沙鄧粲爲之子也著元明紀十篇皆與隱同時家貧無資用依庾亮于武昌亮供其

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拙于文詞其次第可觀

者皆銓所誤云年七十餘卒于家

謝沈字行思會稽山陰人也初參內史何充軍母老去職庾亮蔡謨辟竝不就閒居養母不交人事耕穎之暇研精文籍康帝卽位

議毀廟禮徵爲太學博士母憂去職服闋除尚書度支郎何充庾
冰竝併沈史才遷著作郎謨晉書三十餘卷卒年五十二沈先著
後漢書百卷及毛詩漢書外傳詩賦文論皆行于世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魏中書令資之後也少與殷浩齊名嘗
同浩談對食奮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起家佐著
作郎家貧親老求爲邑出補瀏陽令陶侃請爲參軍庾亮代侃引
爲征西主簿庾翼代亮爲安西諮議參軍遷廷尉正未拜而桓溫
代翼留參溫軍從伐蜀守輜重彭模拒賊有功賜爵安懷縣侯遷
溫從事中郎從入關平洛進封吳昌縣侯出補長沙太守入爲祕
書監加給事中致仕年七十二卒盛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
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詩賦論難數十篇晉陽秋詞直溫見之怒
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云若此史遂行自是

關君門戶其子懼請白盛改之盛年老家居性方嚴子孫雖斑白
無少假借諸子請爲百口計號泣稽顙盛大怒不許其子乃私改
之而盛寫兩定本寄于慕容氏

舊史作慕容倚枋頭之
敗在太和四年倚祖久矣

太元中博求異書

得之遼東書遂兩存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世爲鄉豪以文筆著稱爲桓溫別駕出
守滎陽一腳偏癢去官里居襄陽陷爲苻堅所得俄以疾還家郡
旣收復朝廷欲徵典國史會卒初桓溫有不臣之心鑿齒乃作漢
晉春秋五十四卷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于三國時蜀以宗室爲正
統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亾晉興明天心不可以智力強將以諷溫
臨終上疏論晉宐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爲三恪謂三祖在魏勢
逼力制無純臣之義魏德則篡功未一統比諸其工秦政不得爲
一代帝王云

論曰自習氏初爲絀魏紹漢之說後世正統之論起焉孔子因魯史作春秋以正諸侯之是非魯亦諸侯也以諸侯正諸侯是彼善于此而已非王事也是以春秋之義莫大尊王尊王然後諸侯可得而正也習氏比魏于其工秦政夫其工秦政皆嘗統一區宇當以比晉不當比魏也魏晉之有天下以言人心均有未安而魏功大晉習氏絀魏伸晉彼晉臣固然爾後世曷爲踵之乎且夫正統之說非史臣所宜言也古者天王崩僭天而誅之天視民視天聽民聽僂同凡愚所以上嚴明且是天之權也孔子作春秋尚不敢使魯君侵天子之權而習氏乃欲執天之權以奪魏于晉豈非春秋之罪人哉是故湯武之論漢文比之馬肝不然桀放鳴條厥後爲獯鬻箕子違難開國朝鮮申習氏之指皆當儕諸蜀漢然則商周盛朝將不得紀年矣且桓氏在漢受寵顯榮遠出司馬氏之上

使溫黜晉而代之曰亾漢者晉我復其讐習氏又何以說焉絀魏之謂僭僭之罪止其身非純臣之謂亂亂之禍及乎天下後世夫慮溫之覬覦而以非純臣之論于晉三祖是何異于教猱升木者也

徐廣字野民邈之弟也歷謝元兖州從事譙王恬鎮北參軍除祕書郎典校祕書轉員外散騎侍郎校書如故義熙初爲劉裕鎮軍諮議封樂成侯領著作奉詔撰車服儀注遷驍騎將軍常侍大司農著作如故十二年成晉紀四十六卷表上之因乞解史任不許遷祕書監初桓元篡位帝出宮廣陪列悲動左右及宋受禪恭帝遜位廣又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曰君爲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憂樂之情豈能同也乃更獻欵引年歸年七十四卒于家著富禮問行于世

晉書卷六
泰始初以文筆著稱者張華孫楚其尤也摯虞東晉應貞皆備侍
從二陸入洛三張減價竝驅爭先則有潘左夏侯可謂盛矣中興
之際顧榮賀循葛洪郭璞咸彰炳蔚冠冕時英及乎大權外移而
秀碩之彥多羈幕府孫綽取忌于桓溫謝混不容于劉裕此亦足
以觀世變矣鉅製鴻章每多規撫至如士衡五等之論景陽劔閣
之銘太沖詠史之篇景純游仙之什斯其最焉既世多有故不復
載云

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少師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郡
檄主簿舉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對策爲上第拜中郎吳平上
太康頌美晉功德母憂解職召補尚書郎表論封禪虞以漢末喪
亂譜傳多亾失雖子孫或不能言其先祖乃謨氏族昭穆十卷進
之以定品違法爲司徒所劾太廟初建詔晉增位一等後以主者

承詔失旨改除之虞表諫而止荀顛謨新禮使虞討論得失然後
施行元后崩杜預奏亮闇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
惟僂不言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既虞爲節皇太子與國爲
體理宐釋服卒哭便除虞與預書曰唐僂過密殷云亮闇各舉事
以爲名非既葬有殊降周室以來謂之喪服喪服者以服表喪今
帝者一日萬幾太子監撫之重以宐奪禮何必附古惠帝時太孫
尚夢有司奏御服齊衰朞下博士議虞曰太子生舉以成人之禮
則塲禮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服全非以年也從之歷祕
書監衛尉卿從幸長安東軍至百官奔散流離鄠杜間轉入南山
糧絕食椽還洛爲太常虞明天文常謂友人避亂之國唯涼土耳
洛京亂人相食竟以餒卒謨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輔決錄又謨古
今文章類聚區分爲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爲之論

東哲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疏廣之後也王莽末避難徙居遂改氏焉哲博學多聞與兄璆俱知名太康中郡界大旱哲爲文請雨三日而澍百姓歌之初璆娶石鑿女已而棄之鑿諷州府不得舉辟璆兄弟及鑿卒王戎始辟璆哲亦得召爲張華司空掾時欲廣農哲上議以爲天時不可必期地利人力可以計生課致宐申游食之禁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又司州十郡土狹人稠三魏尤甚而豬羊馬牧布滿境內空悉破廢以供無業而徙牧苑于北土空虛之地汲郡吳澤良田淳水豪强大族擅其魚蒲之饒宐下郡縣詳計通洩荆揚兗豫必多此類宐詔刺史使謹按以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繇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遷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之田轉佐著作郎謨晉書

帝紀十志轉博士著作如故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冢或言安釐王冢也得竹書數十車文殘不復詮次武帝付祕書校綴寫以今文哲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趙王倫擅政請爲記室辭疾歸卒年四十所著三魏人士傳七代通記晉書紀志遇亂亡失惟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文集數十篇行于世應貞字吉甫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子也泰始初官給事中至散騎常侍與荀顛誤定新禮五年卒文集行世武帝於華林園燕射從臣賦詩貞篇最美云

三張者載協亢也安平人父收爲蜀郡太守載字孟陽協字景陽亢字季陽太康初載省父至蜀道經劔閣以蜀人恃險好亂乃著銘作誠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表上其文武帝使鐫之于劔閣山焉起家佐著作郎出補肥鄉令復爲著作郎察官長沙王乂記

室督中書侍郎領著作載見世方亂遂偁疾歸卒于家協少辟公府歷官河閒內史棄職屏居永嘉初徵爲黃門侍郎託疾不就終于家亢過江至散騎侍郎

夏侯湛字孝若譙人祖威魏兗州刺史父莊淮南太守湛幼有盛才容觀甚美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少爲太尉掾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繁年不調作抵疑以自廣後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爲野王令以卹隱爲急而緩于公調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惠帝時拜散騎常侍元康初卒年四十九著論三十餘篇弟淳亦有文藻淳子承度江官南平太守與譙王承同討王敦敦得志悉除異己承外兄王廙苦請得免終散騎常侍

潘尼字正叔滎陽人少有清才與叔父岳俱以文章著稱岳躁進

而尼靜退疾時俗浮競作安身論以明所守太康中舉秀才爲太常博士元康初拜太子舍人出爲宛令寬而不縱恤隱勤政勵公平遺人事入補尚書郎轉著作郎趙王倫篡位謝病歸齊王冏兵起赴義爲參軍兼管記室封安昌公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祕書監永興末爲中書令永嘉中遷太常洛陽將陷攜家東出成皋道遇賊住塢壁病卒所著釋奠頌乘輿箴傳于世

左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也齊公族有左右公子因以爲氏焉家世儒學父雍起小吏以能授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胡書及鼓琴竝不成雍喟然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乃不及我少時由是感奮思兒寢口訥而詞藻壯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訪岷邛之事于張載又求爲祕書郎以致其博構思十年賦成皇甫謐爲之序張載劉逵爲之注衛瓘作畧解張華

又歎美之豪貴競寫紙爲驟貴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與弟雲書曰此間有一僮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酒壺耳及思賦行機遂輟筆齊王固命爲記室督弊疾不就張方縱暴大掠京邑舉家適冀州數歲以疾終

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少有俊才詞賦甚麗爲張華所推服歷官中書郎泰始九年卒年四十三著詩賦雜文筆十餘卷

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寓居緱氏年十三母與觀迎令謂曰汝先世本非微賤遭亂流離遂爲士伍尔爾後能如此否至感激從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甚異之年十四詣洛陽游觀太學見嵇康寫石經褻裒問姓名康曰年少何以見問對曰慕君風器非常耳康異而告之後乃亾到山陽求康不得還父母禁其出遂陽狂走走三五里輒追得之年十六游鄴復遇康隨還山陽及康

遇禍投魏興太守張宗嗣宗嗣遷江夏至隨到涪川欲因入吳會宗嗣卒乃占戶遼西至身長七尺四寸論議精辨有從橫才氣遼西舉計吏到洛與父相遇時母已亾父欲令宦成弗之告也戒勿歸乃還遼西幽州三辟部從事斷九獄以精審見稱太康中舉良吏赴洛方知母亾初至自恥士伍欲以宦學立名期于榮養志旣不就哀憤歐血卒年三十七

棗據字道彥潁川長社人本姓棘避仇改焉父禕魏鉅鹿太守據美容兒善文詞弱冠辟大將軍府出爲山陽令有政績遷尚書郎轉右丞賈充伐吳請爲從事中郎軍還徙黃門侍郎出爲冀州刺史入爲太子中庶子太康中卒所著詩賦論四十五首遇亂多亾失子腆字元方亦以文章顯

鄒湛字潤甫南陽新野人父軌魏左將軍湛少以才學知名仕魏

晉書卷之六
爲太學博士泰始初轉尚書郎廷尉平爲羊祜征南從事中郎歷
侍中常侍國子祭酒少府元康末卒所著詩及論議二十五首爲
時所重

褚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也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見者奇之
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
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
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陵之德不孤川嶽之寶不匱矣遷九真太
守轉中尉年五十五卒

楊方字公回會稽人也少好學有異才初爲郡鈴下威儀公事暇
輒讀五經鄉邑未之知也內史諸葛恢見而奇之待以門人之禮
由是始得周旋貴人閒虞喜兄弟以儒學立名雅愛方爲之延譽
恢嘗使爲文虞預美之送示賀循循報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

異于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當爲一國所推豈但
牧豎中逸羣耶世衰道喪文物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
異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資質已良但沾染
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昔許子將拔樊仲昭于賈豎郭林宗
成龐公于畎畝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功不爲難及也遂偁方于
宗師王導辟爲掾自以地寒求補遠郡欲閑居著述導從之上補
高涼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鈎沈更撰吳越春秋笱襍文筆行于
世

庾闡字仲初潁川鄆陵人祖輝安北長史父東以勇力聞武帝時
有西域健胡趨捷無敵晉人莫敢與校帝募勇士東應選撲殺之
名震殊俗闡九歲能屬文少隨舅孫氏度江而母隨兄肇在項城
永嘉沒胡闡不櫛沐不婚宦絕酒肉十餘年州舉秀才元帝爲晉

王辟之竝不就其後爲西陽王兼太宰參軍蘇峻之難北奔郗鑒
爲司空參軍封吉陽縣男拜彭城內史鑒復請爲從事中郎召爲
散騎侍郎領大著作出補零陵太守入湘川爲文以弔賈誼病免
徵拜給事中復領著作作揚都賦爲世所重年五十四卒謚曰貞
所著詩賦銘頌十卷子肅之亦以文藻著稱仕至湘東太守
曹毗字輔佐魏大司馬休之後也察孝廉除郎中蔡謨舉爲佐著
作郎父憂去職服闋遷句章令徵拜太學博士著揚都賦亞于庾
闡官至光祿勳所著文筆十五卷

袁宏字彥伯父爲臨汝令宏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鎮牛渚秋
夜乘月與左右微行泛江聞租舫中諷詩聲清詞藻駐聽久之遣
問焉畚云袁臨汝郎誦其詠史之作也迎升舟談論申旦引參其
軍遷桓溫記室與伏滔同在溫府宏性強正不阿而滔每事將順

府中呼袁伏宏以爲恥每歎曰公之厚恩未優國士而令與滔比
肩入爲吏部郎出守東陽太元中卒于位年四十九宏將出守朝
賢餞諸冶亭臨別謝安執宏手顧左右取一扇授之曰聊以贈行
宏應聲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能要換後漢
紀三十卷竹林名士傳三卷詩賦雜文三百首傳于世

羅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好學有志尚嘗晝夢一鳥文彩異常飛
入口中自後藻思益進州辟主簿遷庾亮從事桓溫征西參軍謝
尚守江夏溫使含有所檢劾含至郡與尚酣飲桑日便還溫問所
劾含曰公謂尚何如人也溫曰勝我含曰豈有勝公而行非邪故
一無所問溫竒其意不之責轉州別駕含以廨舍喧擾于城西小
洲上立茅屋伐竹木爲材織葦爲席而居焉布衣蔬食晏如也歷
官常侍侍中廷尉長沙相年老致仕加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年七

十七卒

郭澂之字仲靜太原陽曲人也少有才思機敏兼人調補尚書郎出爲南康相值盧循之亂奔走還都劉裕引爲參軍從平長安裕意欲西取秦隴集寮屬議之澂之誦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裕意定東還位至相國從事中郎封南豐侯卒于位

聲音之道足以通彼我之志而不能及于久遠故文字興焉古者十年學方名列于六藝之末明易習也自黃帝及周文雖遞嬗而其數益寡故委曲繇重無有苟簡急疾之意秦任刀筆事繁權重患吏不給乃始破員爲方伸曲作直小篆隸書相繼而起人意趣易又秦法嚴故逮漢武百年之間而魯恭王得孔壁古文能知其讀者已不數人壁經復藏秘府世稀得見魏初邯鄲淳號通古文而正始石經已至繆肖蚪斗之形蓋古文之義晦絕久矣晉時汲

冢書出諸家辨識迭相攻難而鐘鼎文字傳于世者莫不各以意測穿鑿傅會莫能畫一也許慎于六書最爲沈潛亦用小篆爲正然則言文字者鮮不宗述李斯矣斯之破壞三代法度尙論者咸所切齒及言六書顧遵守其法罔敢失墜豈非事繁權重世變相類之故邪漢初以書試吏意在同文未有工拙之課其後曹喜王次仲蔡邕杜度崔瑗崔寔張芝師宏官梁鵠邯鄲淳韋誕鍾繇胡昭之徒擅名漢魏衛覲在魏與鍾胡齊名子瓘爲晉尙書令燉煌索靖爲尙書郎俱學張芝瓘得筆勢靖得楷法瓘子恆兼工諸體江左庾桓郗謝及諸名族莫不能書而王氏爲之冠咸偁導源伯英傳法鍾索蓋自漢章帝時草旣盛行杜以結字爲工崔以行筆見美互相紹述篆遭鴻都增刪轉變其道多端而許慎之六義又因以晦塞矣然猶人自爲學未彰功令晉用荀勗議立書博士教

授諸生以鍾胡爲法然後行書今隸二者大盛草猶間作古篆隸
分等諸餽羊勢自繇而趨畧急疾以爲便姿媚以爲工此亦氣運
升降之故也真行之書始盛于晉然衛索義獻皆發勢于篆隸故
有一臺二妙父子不同之說疏其流別或亦可甄而溯焉

索靖字幼安與鄉人汜衷張魁宗人紆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號
燉煌五龍四人並早亾唯靖該博經史兼通讖緯州辟別駕郡舉
賢良方正對策高第擢尚書郎除雁門太守遷魯相酒泉守惠帝
卽位賜爵關內侯靖有先識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嘆曰
會見汝在荆棘中嘗行視姑臧見城南石地曰此後當起宮殿其
言皆驗元康中拜梁王彤大將軍左司馬加蕩寇將軍討齊萬年
有功遷始平太守趙王倫篡位靖以左衛將軍助廣陵公灌討孫
秀加散騎常侍遷後將軍河間王顒之攻長沙王乂乂拜靖使持

節監洛城諸軍事游擊將軍破張方被傷而卒年六十五贈太常
進贈司空封安樂亭侯謚曰莊著五行三統正驗論及索子晉詩
各二十卷又作草書狀以去繇存微大象未亂爲宗而極擬其乍
正乍邪比附散布之勢焉

衛恆字巨山瓘之子也少辟齊王攸司空掾歷太子舍人尚書郎
祕書丞太子中庶子黃門郎從父遇禍恆傳瓘書法兼善草隸以
蔡邕有篆勢崔瑗有草書勢而古文隸勢闕焉乃兼存二家述其
原流補其不備作四體書勢以爲古文始自沮誦倉頡終于汲冢
書汲冢書十餘萬言書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恆所及
見也篆書始于史籀十五篇謂之大篆李斯倉頡篇趙高爰歷篇
胡毋敬博學篇則秦小篆也許慎說文以小篆爲正閒及古文大
篆莫可得詳建初中扶風曹喜善小篆繼軌李斯邯鄲淳師焉蔡

邕亦師曹喜然精理閑密不能及淳韋誕則師淳而不逮也隸書始秦程邈漢上谷王次仲最有楷法靈帝時師空官爲最梁鵠學之或謂邯鄲淳空爲小字鵠空爲大字鵠謂淳得次仲法而魏武帝最愛鵠書以爲勝空官鵠弟子毛宏以八分法教于祕書世所傳八分皆宏法也鍾胡始爲行書受法于劉德升蓋隸分之支別云漢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乃偁杜度後則二崔張芝美兼二家下筆必爲楷則其弟文舒書亦相亞又有梁孟穎梁孔達田彥和韋誕皆芝弟子然不及文舒羅叔景趙元嗣與芝同時見偁西州芝常自偁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閒張超亦有名雖與崔氏同州不若芝能傳崔法恆敘次古文篆隸八分行草支派師承詳備獨不及今隸今隸者真書也與行書同源而恆獨畧之豈非當世共由而不見所謂專精甚巧者與王羲之學書

于衛夫人自言真書過鍾草不及張然則王氏之真書初蓋出于衛氏而恆謙下不自標著要後世知者沿流溯源不可不察也王廙字世將羲之叔父也少能屬文工書畫音樂射御博奕雜技無不精究于元帝爲姨兄弟元帝鎮建鄴棄濮陽太守度江除荊州刺史爲杜曾所襲棄州走曾敗得之官不稱職徵爲輔國將軍散騎常侍遷左衛將軍從兄敦舉兵向闕帝遣喻敦反爲敦用敦擅政拜平南將軍領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卒于位帝猶以親故深痛愍之廙書南度時最有名云法索靖及羲之學成乃出廙上羲之自有傳每自偁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猶當鴈行也又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算年方妙嘗以章草畱庾亮而翼深歎伏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亾失常嘆妙迹

永絕忽見足下荅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羲之七子知名者五人及其羣從洽珣珉並能書而少子獻之爲最

王獻之字子敬高邁不羈起家州主簿祕書郎轉丞選尙新安公主不得已乃離其妻郗氏爲謝安衛軍長史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卒官女爲安僖皇后追贈太宰謚曰憲獻之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嘆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羲之甚已爲能觀者數百人太元中新起太極殿謝安欲獻之題榜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臺成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須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空絕此法獻之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安遂不之逼安又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荅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荅曰人那得知時議以

爲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然羲之得隸法獻之得篆法故其自負如此桓元雅愛其父子書各爲一表恆置左右羲之父子並能畫然晉善畫者獨推顧愷之

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仕至散騎常侍謝安甚重之爲桓元所狎性絕癡嘗以一廚畫寄元所封題甚密元發廚後盡竊之愷之失畫見封題如故直云妙畫通靈如人登仙變化去矣時人以愷之工畫有寸而癡謂之三絕諸書家能畫者皆莫能及焉論曰古者繪衣表物采鑄鼎昭神姦降及後世圖畫聖賢忠孝妖冶蠱惑之形容以存勸諫星辰之分次山川之險易農桑耕織之艱難亦其物也蓋與書相表裏矣俗書旣行畫理亦失徒爲畸人逸士之所寄託甚者小夫賤豎資以養口體焉可慨也夫

晉書卷之七

隱逸

漢末分崩三方鼎峙戰龍之血襍玄黃而未辨鳴鳳之音矢卷阿而彌遠此一時也典午竊柄拱手而規蜀漢金行紹統指揮而從吳會恭儉之聲甫著荒淫之俗已成賈荀蒙拊栝之眷洵炙手而可熱傳劉進苦口之規寧寘耳而為瑱此又一時也深宮擲戟而前星歛曜壺巷飛書而永寧截髮踊躍之戈操乎同室魚爛而亾委諸裔土此又一時也流離播遷燕安醜毒江沱有必精之饌神州無同擊之楫上章下替內柄外移此又一時也匕鬯僅存紗帷未弊濟寬召蕭牆之釁雪恥竭杼軸之供鱸吞鯢啖方洶涌于遼碣鼉跋鼉怒乃躡躅于坎窞此又一時也日暮倒行市怒室色大憖甫殞巨寇狡焉飛淮浦之嚴霜下河濱之堅壘府山未築邵埭

先成已踐白雞之妖豈免黍離之嘆此又一時也然後金甌缺于
晉陽之甲寶鼎移于五湖之長草澤奮其長刀朝廷甘于赤紙易
俛天地閉賢人隱孰有甚于兩晉者乎是以跼迹全生見幾辭祿
雖見賁于弓旌若含辛于荼蓼者矣孫登五人冲漠而似道魯勝
三人見險而知止朱冲十人束脩而近名譙秀七人在裔而不辱
方以類聚連鑣接軫莫不瑰竒卓犖照耀篇章至如皇甫之于書
張翰之于酒葛洪之于藥阮裕之于二郡陶潛之于三徑此五君
子者高不絕人隱不違俗介石不俟于終日章身又何其甚文履
危行如坦塗等疲人于鷗鳥視夫索隱行怪勞神苦思者不亦遠
乎是以次其風軌列諸終篇後之達者得以覽觀焉

登更大笑時時游人閒所經家食之則食贈遺無所辭及去皆棄
舍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與論古今成敗及棲神導氣之術終不
訓對籍長歎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和響合巖谷乃登嘯
以畚籍也嵇康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畚康乃辭去曰先生
竟無言乎登曰子識火乎夫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而果在于
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
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
于今之世矣及康在獄乃作詩曰昔慙柳下今媿孫登終以遇禍
楊駿執政遺登布被登截被于門大呼曰斫斫刺刺未幾駿敗
論曰阮籍傳蘇門先生不言姓名嵇康詩乃有姓名而楊駿傳亦
有高士孫登是邪非邪古高士多無姓名太和末大司馬桓溫見
隱者宣城文脊山中披鹿裘坐石室不言不笑神色無忤溫及賓

僚數十人敬異而退乃命伏滔爲之銘贊以山有瞿矧稱爲瞿矧先生云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行吟常宿白社中時乞于市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繇不受也推排辱罵無迂色孫楚爲著作郎數就社中與語載歸不冑坐貽書勸之仕荅詩曰周道數兮頌聲沒夏政衰兮五常汨便便君子顧望而逝洋洋乎滿目而作者七又云鸚鵡能言泗濱浮磬衆人所玩豈合物情盼彼梁魚逡巡倒尾沈吟不洩忽焉失水魚鳥相與萬世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闕我輦感而去遂去不知所之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于兄弟恆采稻拘蟣以資朝夕星行夜歸宗族勸仕州郡勃然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我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世念與屈生同汚共泥若在隆汙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屈意于郡府之閒乎嘗詣洛市藥值三月上巳王公以下並至浮橋祓禊車旗鼓吹閒以女伎炫服金翠照映波上舉國若狂統危坐船中暴所市藥畧不顧瞻太尉賈充察而異之使問姓名再問乃告問其土風對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就船與語其應如響使之仕俛而不畚充曰昔堯亦歌舜亦歌子與人歌而善必反而後和之頗能作卿土地間曲乎統曰先公寓稽山朝萬國投化鄙邦崩殂而葬百姓感誦遂作慕歌孝女曹娥年甫十四其父墮江不得尸娥仰天哀號自投于水尸抱持父俱出波閒國人哀其孝義爲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爲作小海唱今欲歌之衆

曰幸甚統于是以足跛舩引喉轉聲情激氣厲大風應至水波蕩
搖雲霧冥集聽者相視色變止之乃已充等引去羽儀絳沓統危
坐如故若無聞見充等相謂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

董養字仲道陳畱浚儀人泰始初到洛不干榮祿元康初太后之
變養升太學堂嘆曰始設此堂欲何爲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
逆皆赦唯殺父母祖父母不赦柰何公卿處議文飾典禮一至于
此人理旣滅乳將作矣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地陷出蒼白鵝
各一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謂謝鯤阮孚曰昔周時所盟會狄
泉則此地也今出二鵝蒼者胡象白應國家易備知幾其神君等
可深藏矣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年十三卽好游山林彌旬忘返親終不娶
棄家歷華陰觀石室之石函洛陽陷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
倚木于樹苦覆其上而居焉初無壁障時方患虎恆入室害人文
獨宿十餘年未嘗侵犯着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采竹
葉木實以易鹽豉有餘以振貧乏虎殺鹿于菴側文以語人人取
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便當自賣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
造之攜與俱歸颺以文山行或須皮衣贈以葦絺裙一具文不納
辭還颺遣送置之而去文亦無言衣爛不御王導使迎之文不乘
車船步擔至京導處之西園果木幽邃鳥獸馴擾朝士咸詣溫嶠
問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亂
欲歸無路是以在此非棄之也曰飢息食壯息室自然之性先生
獨無息乎曰息由憶生不憶故不息也曰獨處窮山不幸遭命爲
鳥鳶所食不已酷乎曰藪葬者亦飽螻螿耳曰猛獸害人先生何
獨不畏曰人無機心獸不先發導集衆賓張伎樂試使呼文文率

然便至瞪眸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永昌大疫文病亦殆導饋之藥文曰命在天不在藥也居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逃歸復結廬臨安山中已而蘇峻作亂京師殘毀餘杭亦破臨安獨全

魯勝字叔時代郡人初官佐著作郎元康初遷建鄴令歲朝望氣知將來多故便偃疾去官張華遣子勸其更仕再徵博士中書郎皆不就

汜騰字無忌敦煌人舉孝廉除郎中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閎造之閉門不見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張軌請爲府司馬騰曰門一敷其可開乎固謝病

任旭字次龍臨海章安人初爲郡功曹太守蔣秀貪歲旭諫不納謝去閉門講習秀尋被收旭狼狽營送秀慨然歎曰吾負功曹矣

察孝廉除郎中舉郡中正固辭歸家永康徵不行陳敏之亂江東名豪並見羈繫唯旭與賀循守死不屈元明之世備禮徵爲給事中不起咸和二年卒

朱沖字巨容南安人咸寧中徵博士太子右庶子沖聞徵書至逃入深山沖有至行居近羌戎奉之若君以壽終

霍原字休明少有志力叔父坐法當死原入獄訟之楚毒備加終免叔父友同郡劉岱將舉之未果而病臨終敕其子沈元康中沈爲大中正進原二品屢徵不到爲王浚所害諸生竊其尸共夜葬之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吳司空宗之曾孫也兄嘉桓溫征西長史陋少貞立未嘗交游時或釣弋孤往獨歸喪母毀殆滅性不飲酒食肉十餘年親族謂曰少孤誰無父母誰有父母聖人制禮賢者俛

就不肖者跂及若使毀性無嗣更爲不孝也陋感此言然後從吉簡文輔政命爲參軍侮疾不起桓溫躬往造焉或勸溫辟之溫曰會稽王尙不能屈非我所能致也陋聞之曰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不堪命耳長于三禮注論語以壽終韓績字興齊廣陵人王導辟爲掾不就咸康末召拜博士不起其後高密劉鮪城陽邠郁並依績例召爲博士各辭老疾翟湯字道深尋陽人名德著聞永嘉之亂寇盜不犯其鄉咸康中召爲博士不起康帝徵爲散騎常侍固辭老疾年七十三卒于家子莊字祖休遵湯操履耕而後食語不及俗惟以釣弋爲娛旣而罷弋或問其故莊曰弋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不就徵辟年五十六卒莊子矯矯子法賜世有隱行並不就辟命孝武徵法賜爲散騎郎亦不至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伯父訥廣州刺史父察安成太守翻家臨川州郡辟賢良舉並不就咸康中與翟湯並爲庾亮所薦同徵博士並不起嘗乘小船暫還武昌省墳墓庾翼躬造之以其船狹小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欲辱臨野人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俛屈入其船中竟日而去欲強起之終以不屈

劉麟之字子驥南陽人好游山澤桓沖聞其名請爲長史固辭不就沖嘗到其家麟之于樹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旣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聞大媿于是造其父父命麟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沖言話父使麟之于內自持濁酒蔬菜供賓沖敕騶人代之父辭曰若勞從者非野人之意也沖慨然至昏乃退麟之雖冠冕之族信義著于群小凡厮伍之家吉凶無不躬造去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太息謂人曰誰當葬我其劉長史乎已而果然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也隱居太平山郝愔召主簿臺徵博士皆不就月犯少微占曰隱士當歿時譙國戴逵有盛名人咸憂之俄而敷沒逵居吳會稽人為之語曰吳中高士求歿不得歿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武陵王晞召之鼓琴逵對使破琴曰戴安道不能為王門伶人徙居會稽剡縣性高潔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為非道著論以申其悒焉孝武時徵散騎常侍國子博士辭以父疾郡縣敦逼不已乃逃于吳寓居內史王珣虎丘別館會稽內史謝元上表請絕召命乃復還剡子勃有父風義熙初徵散騎常侍亦不起

龔元之字道元武陵漢壽人也父登歷長沙相散騎常侍孝武時元之與戴逵並徵以為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苦辭疾篤不行尋卒年八十五弟子元壽亦有操尚徵博士散騎侍郎給事中並不

起卒于家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學顯名蜀朝秀幼而靜默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察孝廉舉秀才皆不就李氏據蜀屢徵不屈桓溫平蜀上疏薦之朝廷以秀年在篤老兼又道遠故不徵遣使就所在四時存問范賁蕭敬文之乳避難宕渠年九十餘卒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息陰陽之術著天文地理十餘篇或獨語獨笑或長嘆涕泣不與當世交通張茂時太守陰澹造焉經日忘返出而歎曰索先生碩德名儒真可以咨大義澹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為三老與書曰先生者年重望道冠一時養老之義實繫儒賢今之相屈遵道崇教非有爵位意者或可然乎會病卒年七十九澹謚之曰立居先生楊軻天水人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及門數百人非入室弟

子莫得親授皆轉相傳述劉曜徵太常固辭不起遂隱隴山石虎以安車迫而致之既見不拜與之語不啻其下以軻倨傲請從大不敬論虎不從舍之永昌乙第夜使美女誘之又使壯士劫之軻漠然若無聞見常臥土牀覆布被裸寢其中下無茵褥潁川荀鋪好奇之士也造軻談經軻瞑目不對鋪發軻被露其形大笑之軻神體積然無驚怒之狀後求還虎以安車送之蠲十戶租供之石氏亾秦人西奔涼州弟子以牛負軻爲亂兵所害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隱于昌黎九城山慕容暉安車徵至鄴不拜不言數年病卒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隱平郭南山躬耕不娶年九十餘與鳳同被慕容暉徵亦不拜不言年餘陽狂暉送之還苻堅并燕又將徵之難其耆年路遠乃遣使致問未至永卒堅謚之曰崇虛先生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隱居泰山滄芝餌石修道養之法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依巖鑿窟以居弟子亦然去忠數十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壇窟上每旦朝拜之遺以衣食一無所受問以災祥謝不知年百歲視聽不衰苻堅徵之至長安賜以衣冠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乃以野服見堅曰先生考盤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乳避地泰山與鳥獸爲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顏年衰志謝不堪展効尚父之況非敢竊擬情存崑岫乞還餘齒歸歿岱宗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嘆曰我東岳道士沒于西岳命也柰何行五十里及關而卒堅遣使弔祭謚之曰安道先生

宋纖字令艾敦煌效穀人隱于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者

三千餘人不應辟命唯與陰顛齊好友善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像于閣上出入視之酒泉太守馬岌求見不得銘詩石壁而去纖注論語爲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祚徵爲太子友至姑臧祚遣其太子和以執友禮造之偁疾不見署太子太傅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祚謚之曰玄虛先生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出後叔父徙居新安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歎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不爲孝今汝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將我教有所闕乎抑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汝自得之于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由是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帶經而農遂綜百氏然志在高尙唯矜著述自號玄晏先生或勸謐修名廣交謐曰自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官事鞅掌

然後爲名乎作立守論以致意焉魏時郡召上計掾舉孝廉相國辟皆不行泰始初詔徵之敦逼不已謐自偁草莽臣上疏固辭疾篤歲餘又舉賢良方正徵議郎著作郎並不應命嘗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得疾風痺猶手不釋卷當世號曰書淫太康三年卒時年六十八所著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烈女等傳玄晏春秋甲乙經及詩賦誄頌論難並重于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爲名臣初濟陰太守蜀人文立以命士有贊爲煩表請絕其禮幣詔從之謐聞而嘆曰亾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夫束帛箋箋易之明義玄纁之贊自古之舊也士于是乎三揖乃進明致之難也一辭而退明去之易也若殷湯之于伊尹文王之于太公或身卽莘野或就載以歸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女恥之況命士乎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去之若

何政之失賢于是乎在矣

張翰字季鷹吳郡吳人也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以比阮籍號爲江東步兵會稽賀循赴召入洛經吳閶門于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便就循談大相欽悅問知入洛便曰吾亦有事北京不告家人同載而去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翰見冏執權專勢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閒人無望于時吾子勉之矣見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要名爵乎命駕便歸著首丘賦以見志其後冏敗榮幾不免榮卒家人置常所撫琴于靈坐翰至哭之慟旣而上牀鼓琴數曲嘆曰彥先復能賞此否因又痛哭不弔喪主而去或謂翰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邪奮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

翰性至孝雖名爲曠達然其喪母哀毀過禮年五十七卒文筆數十篇行于世

葛洪字稚川丹楊句容人也祖系吳大鴻臚父悌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晝樵采以質紙筆夜寫書誦讀性寡欲無所愛玩惟尋書問義則不遠數千里陟陘冒涉期于必得從祖元吳時學道得仙弟子鄭隱傳其丹訣洪就隱學悉得其法南海太守鮑元亦精內學逆占將來洪復師焉元以女覩妻之于是博綜羣籍兼練醫術尤好丹石導養之法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祕爲義軍都督檄授將兵都尉攻冰別帥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求異書見天下已亂乃辟地南土爲嵇含廣州參軍含遇害洪留積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元帝爲丞相辟爲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歷揚州主簿司徒掾遷諮

議參軍干寶薦洪有史才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求爲句扁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乃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年八十一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克某日日中嶽得疏狼狽往別洪坐以須至日中嶽未至洪兀然若睡而卒色如生尸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洪在羅浮自號抱朴子因以名其所著書所著書言黃白之事者名內篇駁難通釋名外篇凡百一十六篇餘文筆百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抄經史百家方技雜事三百十卷金匱藥方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

論曰晉句扁縣在交州而今句扁山在晉廣州亦產丹沙豈洪不得至縣采丹茲山因以得名邪洪自敘言考覽奇書率多隱語晉時自人主以至公卿士庶往往服丹石致夭折或發狂惑之疾而洪獨老壽輕舉豈丹之力邪抑亦所謂隱語者邪遭時多故力求卑官遠地卒以屏居將其所託者然而意不在于丹邪學則著述繇富功則逆亂摧殄迹則逡巡退讓言偁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嗚呼遠矣

阮裕字息曠辟王散大將軍主簿以酒癡職散謂無實才出爲溧陽令坐公事免咸和初除尚書郎去職居剡山王導引爲從事中郎不就朝廷將徵之求爲會稽都督王舒長史舒卒除吏部郎不就拜臨海東陽太守並少時去職屢徵不起成帝崩赴山陵事畢疾去時賢追送至方山不及劉惔嘆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息曠旁裕有好車常借人或欲葬母以凶事不敢借裕聞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用車何爲焚之或問裕子舜徵聘而宰二郡何也裕曰吾雖屢辭王命非敢爲高也少無宦情兼

拙人事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所以曲躬二郡直爲私計耳
陶潛字元亮初名淵明宋受禪更名潛侃之曾孫也侃卒諸子爭
財或以癡戮從父淡至絕穀不婚娶遁逃山中終身不返由是膏
腴之胄降同寒素潛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爲鄉里所
貴重家貧親老力耕自給遂抱羸疾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
自解歸州復召主簿不就隆安四年爲武陵王遵鎮軍參軍移家
都下父喪去位義熙元年爲劉懷肅建威參軍還家柴桑偶謂親
朋曰聊欲弦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政聞之卽補彭澤令到縣
公田悉令種秫曰令吾常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請乃種秔秫各半
督郵至吏白應束帶往見潛嘆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
鄉里小人卽解印綬去自潛之家都下而遭桓元之變及罷彭澤
歸柴桑劉裕功業日隆翦除異已有代晉之勢潛感念家國懷不

能已往往爲詩詆之飲酒讀山海經以致其意詞文指遠與阮籍
相上下矣十四年劉裕立恭帝徵潛爲著作郎不就潛居柴桑與
周續之劉遺民號爲尋陽三逸而張野羊松齡寵遵等咸與周旋
或有酒邀之或邀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非飲酒未嘗
有所詣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元熙元年王宏爲刺史自造
潛潛偃疾不見宏必欲見之偵其往廬山豫遣羊寵齋酒要諸中
路潛遇酒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宏乃出與相見自後輒于林澤間
候之酒米乏絕時復相贍宏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並受無
所辭明年晉禪于宋故人顏延之過尋陽贈潛酒錢二萬潛亦受
之刺史檀道濟饋遺遂不復受困乏至于乞食焉性不解音而蓄
素琴一張弦徽不具朋酒之會輒撫之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嘗
言夏月虛閒高臥北窗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也著五柳先

生傳自述生平時人以為寶錄又嘗為桃花源記記漁者入深山見避秦人問今何世乃不知有漢云



天保集印

